



醒客悦读

(thinker readings)

入世修行

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

Max Weber

Max Weber

马克斯·韦伯 (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泰斗和创立者之一。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王容芬 陈维纲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人世修行

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

Max Weber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王容芬 陈维纲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入世修行: 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 / (德) 韦伯著; 王容芬, 陈维纲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201 - 05600 - 5

I. 入… II. ①韦… ②王… ③陈…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646 号



新华文轩

XINHUASHUAN 人文经典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 xinhua bookstore. com](http://www.xinhua bookstore. com)

丛书主编

陈德中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楚尘文化

入世修行: 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

作 者	[德] 马克斯·韦伯
译 者	王容芬 陈维纲
责任编辑	高威麟
特约编辑	邹小娥 张金花
美术编辑	兰 馨
插 图	谢 峰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 tjrm. com. 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 tpt. tj. 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2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600 - 5
定 价	20.00 元

总序

周国平

本书是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的。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

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美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唯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

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工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作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

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读本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再版弁言

周国平

三年前，遵本丛书主编陈德中君之嘱，我为之写序。此后，丛书中的选目陆续出版，很受读者欢迎，我本人也喜欢。现在易名“醒客悦读”重新出版，陈君嘱我再写几句话。那么，我就画蛇添足，说一说对丛书新名称的理解吧。

把 Thinker Readings 译作“醒客悦读”，我觉得很有意思，音义两恰。听说最早把 Thinker 妙译为“醒客”的是我的朋友萧瀚，万圣书屋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称。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很痛苦的。但是，醒客自有醒客的快乐，而其中的一项莫大快乐便是阅读。阅读经典，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

独，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

如果你是一个醒客，我就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品尝与他们对话的快乐。

2007年4月2日

前言：德国的马基雅弗利

王容芬

1918年，刚刚逃离人祸的欧洲人，又摊上了天灾：一场史无前例的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大陆。死于这场瘟疫的人数，据说超过了前四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我们不幸的作者赶上了这场瘟疫的余威。1920年夏初，韦伯病倒了，持续高烧不退，一周后，转为肺炎，医生束手无策，如同今天面对一位癌症晚期病人一样。6月14日，星期一，黄昏，经过痛苦的挣扎，韦伯溘然长逝了。那间房子在慕尼黑英国公园旁边的湖街3号，今天改成了16号。他去时，外面下着雷雨，道道闪电划破昏暗，照亮了他的归程。亲人把他送回海德堡，让他安息在心爱的山水之间。

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永远失去了一位睿智的良师。他原来答应下学期为他们开社会主义课，却匆匆去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几个月前，他还应学生会邀请，作了两次演

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他的演讲和他的课的震撼力，像他本人一样深沉，而他却看不到了。一位姓温克尔曼的学生，自从听了韦伯的演讲，就迷上了韦伯的思想，他用了60多年的时间研究、整理、阐释、出版韦伯的著作。在他以85岁高龄辞世时，终于带着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的佳音去告慰67年前的演讲导师了。一位姓豪斯的学生，后来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回忆导师的演讲时说：“他的演讲，严肃中带有威慑，对虚伪的强大和赤裸裸的装腔作势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并从教育上简化了难题，因而确有震撼力。”^⑩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之父的霍克海默站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评价了当年听到的韦伯的课：“1919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慕尼黑听到了韦伯讲的‘价值无涉’。像我的许多同学一样，我对了解俄国革命兴趣极深……而马克斯·韦伯在他讲课时谈了苏维埃制度。大厅爆满，可是韦伯显然使人失望了。不仅在提出任务时，而且应当在每一具体步骤中，他本应理性地提出塑造未来的思想，给人以指导和分析，但他没有谈及。我们在两三个钟头里听到的是对俄国体制的缜密的字斟句酌的解说，对使苏维埃制度尽可能确定下来的洞若观火的理念型的归纳。一切是这样入微入细，这样科学，这样价值无涉，结果，我们只好伤心地回家去……当我们如此失望地离开大厅时，我们想，马克斯·韦伯保守之极。可这结论下得太急了。不多久，韦

伯在讲课时与……旧意识的保守学生、与学生会发生了冲突。我不在场，但认为，他的阐述就像他自己感觉到的那样，不总是那么价值无涉。”^②

当年韦伯的学生中，后来成为学界、政界栋梁之才的不乏其人，带领他们攀登的导师却在正当年时倒下了。56岁，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学者，都是弥足珍贵的年龄。凭着这个年龄，人们不仅可以收获半个世纪的耕耘，而且可以信心百倍地去攀登险峰、辟出新境。当年，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的结尾，引用过《浮士德》中的一节诗，表示自己的心境：

……新的动力已醒，

我继续急行，去痛饮它那永恒的光明。

面对白昼，背负黑夜，

头顶蓝天，脚踩浪峰。

天假以年，韦伯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单从他身后声名累增这一事实，就足以看出潜力之大了。他留下的遗憾太多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只有《儒教与道教》定了稿，但韦伯又惴惴不安地说：“遗憾的是，身边没有一位汉学专家来检验我的工作。因此我顾虑重重，怀着极大的保留将这一部分也一并付印。”^③《印度教与佛教》未及审订。

《古犹太教》还没写完，原来还打算进一步分析《旧约》中的诗篇并阐释犹太教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尚未动笔。《经济与社会》也只是个成功的半成品，韦伯1913年曾致函出版社：“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并进行了描述，这套理论把伟大的共同体形式同经济联系了起来：从家庭、一幢住宅楼的全体居民到企业、宗族、民族共同体、宗教（包括地球上各大宗教：救世学说与宗教伦理社会学……），最后，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学的国家与统治学说。——我可以说：还没有过这样的理论，也没有‘榜样’可寻……”^④可是，他未及做完。他把人们领进了一片原始森林，却突然消失了。然而即使是满目荆棘，也远远胜过一具玲珑剔透的盆景、一座尽善尽美的花园。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韦伯这短促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吧！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德国图灵根的埃尔富特市，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七个弟妹，大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韦伯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典型的德国大学教育的政治家，主办过《普鲁士周报》，当过柏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柏林市议员、普鲁士议院议员、帝国国会议员。在政治上，他属于民族自由党左翼，信仰新教，但是个享乐主义者。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她把宗教不仅作为信仰，而且作为事业，晚年在夏洛特

堡济贫处工作。

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沙龙，常客中有史学家 H.V.特赖奇克、H.V.聚贝尔、Th.蒙森、政论家 F.卡普、文学史家 J.施密特、议员老 H.李凯尔特、民族自由党的领袖 R.V.贝尼希森、财政部长霍普雷希特，还有法学家 L.戈尔德施密特——有人称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法权威，韦伯后来当了他的博士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和政治精英，在韦伯眼里，是满天星斗中最亮的几颗。他很喜欢听这些大星星纵论天下大事，以致在他孩提时代的信中，就已经充满了政治术语。家里的精神激励他上进，他存储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要求，还能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例如，从历史图片、辞书、史书、旧家谱中搜集资料，然后写成文章或制成卡片作为圣诞礼物。

在信仰方面，他从小就接受了母亲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认为：“一个能够老老实实在说出他根本没有彼岸的信念和希望的人，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幸的被造物。因为，对于生活不寄任何神圣的希望，不相信每一步都接近了彻底的解脱、最终结束存在的解脱，这在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会使人失去任何生活希望。”^⑤他踏上人生道路时得到的箴言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⑥

韦伯自己写过一份简历，提到了他的学校生活：“……1882

年复活节被保送入高等学校，先后上过海德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柏林大学、格廷根大学……”^⑦

在海德堡，他以父亲为榜样，选择了法学为专业课，同时修国民经济学、史学、哲学和神学。离开了母亲的监护，迈入一个新的环境，他真有些眼花缭乱了。在父亲的鼓动下，他参加了当年父亲参加过的学生社团——决斗会。他酗酒无度，喝名酒上了瘾，啤酒当然更离不开。他每天早上都要到决斗场上去“锻炼意瘾”，给父亲的信也充满了时髦的粗话。父亲对此很欣赏，认为男子汉就应当这样。啤酒使韦伯发了福，剑伤让他破了相。暑假回家时，虔诚的母亲被儿子这副酷似其父的尊容吓呆了，不由自主地给了他一记耳光。30年后，韦伯指出，他脸上的标记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从自己身上知道了，要把这些在不成熟的大学岁月中不自觉地练就的姿势从肢体上清除掉，是多么困难。我想说，喝酒也一样……”^⑧

1883年，他到斯特拉斯堡服兵役，同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听课。住在这里的姨父和姨妈成了他的第二父母，对他后来的生活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姨父赫尔曼·鲍姆加滕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他继承了德国1848年的革命精神，对俾斯麦不抱任何幻想，同时尖锐地批判了当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这同韦伯父亲的保守立场是对立的。姨父很快成了韦伯的良师益友，成为

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姨妈同母亲一样，也是笃诚的新教徒，这种信仰是从她们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姨妈同韦伯的父亲在生活方式上水火不相容，对妹夫那种游戏人间的态度嗤之以鼻。她对妹妹和外甥很有影响。韦伯逐渐看出，原先奉为楷模的父亲，不仅政治上保守，而且生活上也是个不堪为人师表的享乐之徒。父子冲突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截然分手。分手后不久，老韦伯便抑郁地死去了。

1884年，韦伯回柏林继续上大学，主修法学，并听蒙森和特赖奇克的历史课。由于受鲍家姨父的影响，他反对特赖奇克那种过激的爱国主义，认为他是典型的教授煽动家。这期间，他常给姨父写信，谈他的政治见解。他在同代人中看到了大有希望的一代在成长：“他们中间无疑不少妄自尊大之徒……许多人受特赖奇克的影响，陷入魔幻般的民族狂热之中，还有一些人……接受了最新学派的假现实主义……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抛弃了反犹主义及其近年来的变种，立足点完全不同于70年代的民族自由主义。我越来越相信，他们是自知自强之士，因而也是未来的主宰……”^⑨

下一学年，他到格廷根继续修法学，目的是在那里参加法学课的全国统考。毕业后他又回到了柏林大学，当上了戈尔德施密特的博士生。在准备论文期间，他到波兹南参加了国家规定的军事训练，借此机会，跟着诺劳县长考察了东部边境地区。在他眼里，德意志—南斯拉夫边界成了一条文化

和民族的边界，在这条边界上存在着外来影响过多的危险。二次大战以后的政治现实竟让这位未出茅庐的博士生不幸而言中了。188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源于意大利城市的家庭工业联合体的无限商业公司的连带责任原则及专有财产的发展》。这篇论文资料翔实、立论严谨，作者查阅了几百份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原始资料，导师给的成绩是“优”。同一年，韦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中世纪商业公司史·根据南欧资料》。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接着准备教授论文，这期间他在柏林当律师，参加了“新教与社会大会”，结识了P.格勒和F.瑙曼，与二人成为莫逆之交。早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他就加入了“社会政策协会”，现在受协会委托，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工人调查”。他设计了问卷，发放了3180份，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的状况，特别是他们同地主的关系。他指出农业工人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为他们腾出向上的空间，为他们提供提高独立生存能力的机会。否则，农业工人会大批外流。而代替德国工人的波兰流动工人更能适应这种生存条件，这支游动大军春天越过边界过来，冬天又搬走了。不仅农业工人，德国小农也清理了田地，转让给知足的波兰人。韦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不适者生存，或弱者生存。当年的波兰流动工人是这样，今天